

經部第一〇冊目次

明文得不分卷

〔清〕孫維祺輯評
清康熙四十七年金陵兩衡堂刻本

.....一

字貫提要四十卷

〔清〕王錫侯輯
清日本刻本

.....四八七

明文得不分卷

〔清〕孫維祺輯評

清康熙四十七年金陵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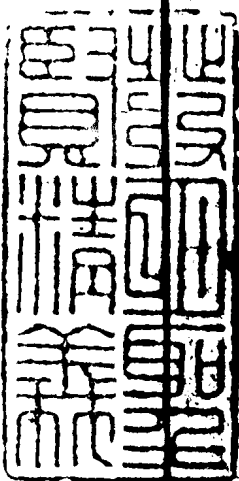
衡堂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康熙戊子新鐫

廬江孫起山評點初學文得即出

明文得



金陵初學堂梓

明文得序

取有明二百餘年之文而分之爲初盛中晚坊本有先爲之者矣某何爲而效顰若是曰某有某之所見矣聖王在上命太史納賈陳詩以觀民之所好惡八股者詩之遺也詩最難古詩散行無偶集齋嘗各就所長擬揚高下清濁疾徐者必有遺定不移之節故三百篇之詩不易爲也後人易之五言七言五言賦平起而詩之絕律亦變憲矣宋儒以爲詩可以養性情而後世無大聖人之刪不可以明義理於是舉四子之書而

規之爲制義與唐人應制之詩相髣髴其所爲破承開講者卽律之首二句也其所爲小束大結者卽律詩之末二句也其中之八比卽律詩之四偶也大都爲文之道以和至爲主單行之文難於和而排偶之文易於和唐人之詩宋人爲之文皆有取乎此也然則取有明三百餘年之文而分爲初盛中晚以效夫唐詩選家之所爲也某洵有某之所見矣奏疏盛於漢詩盛於唐講義盛於宋曲盛於元八股盛於明故明文不可不讀也明初之文太美元酒無味之味無

文之文也文以明之盛爲極則若中明之文則密矣其密也乃其所以疎也晚明之文則大矣其大也乃其所以小也某以今文爲一冊以明文爲二冊者何也尊時也孔子刪詩先登周之風雅頌而以商頌綴乎其後豈得而議其顛倒哉且不惟尊時而已今文者良田廣宅取之不盡而用之亦窮者也明文之在今日則亦轔葵之傳器而已矣且夫轔葵云者非惟是僅供玩好云爾也素封之家珠玉錦繡不可以數計而祭祀賓客使無一二傳器以鎮之則氣骨甚濁

而其俗不可以耐是故明文之在今日所謂去文章之俗而標文章之骨者亦不可以斯須釋諸手者也三家村先生曰日取明文而習之懼其老而不新也夫人之學是者非必其遽至於是也史學左者也然而已史矣昌黎學孟子者也然而已昌黎矣潯山涇陽具區石簣學王唐諸公者也然而已泗山涇陽具區石簣矣而猶存中明晚明之泰柔集也則亦轔葵之類也絕非盡去其附庸也任其骨者惡在其者而新也衆元之文何如曰陳之無味矣無文也黃帝

神農之書聖人闕之取蕭遠之字而傳之郵札雖歐陽公猶細看而況其下此者乎或曰明文既可以去俗而標骨矣豈不多多益善矣乎而又不必也吾見人之積文者矣彼非能盡飽而有之也不過縱目而遊觀隨意而翻閱或於數

序五

我篇中讀其意無篇文於一篇中賞其筆二句極減眼焉則吾不知其所之矣其始也猶纖勝以固吾局鑄以起及乎所趨則倦故與新奪而糊藥籠者且獲其意而遺其形是猶環者字受不噴而意竭而莫之誦雖其文之精英

自有不可磨滅之處亦猶之前朝法物委于泥塗焉耳於若人何有哉吾願世之學者以予所選之今文爲良田種之耨之穫之必殫其心爲廣宅芋之躋之寧之必聚其神而以予所選之明文爲寶不可得貴不可言之傳器寢與之俱

序六

坐與之隨食與之飲飲與之燕毋敝精神于汗牛之物以來大口小喉之譏訖不能用而僅以供藥籠醬瓿泥塗之辱也則其得益於今明二代之文者幾矣或又曰田宅不必多也多者俗人也傳器不必不多也多者韵人也信能爾乎

省

皇清康熙戊子春王月朔古盧江孫維

摩七

祺起山氏題於接斗樓

一大題小題互相發明者也。童子讀小題考卷。秀才讀大題考卷。天下之人莫不以為宜然。予謂童子患講義之不徹。與以聖卷大題讀之。使之爛熟。則講義段然透矣。秀才單讀大題。其機易塞。每一日有絕妙小題文數篇。每一月做得意小題文數篇。則文機勃然未矣。童子讀大題文。強於看講書。秀才讀小題文。亦強於看閒書。小傳。

一八股有益於大用乎。曰有。八股之益。不惟理明而已。其氣浩然。其
養粹然。其識英然。其度雅然。其格肅然。其朱蔚然。而且易不敢慢。
雖不敢慢。夫不敢慢。亦不敢慢。亦不敢慢。亦不敢慢。亦不敢慢。亦不敢慢。
千駭下而不救。急有布丑有舍蓄。有照應有收拾。然則八股患其
不到家耳。果若到家。是出將入相之道也。介甫當日創之。亦料不
到此。即然之。聖學亦何謂之聖乎。無適。
有辭義。有法。讀朱註。同也。然朱註讀了却休。也不廢事。謂於此有
白文之後。未有朱註之先。看四子的心思。如何引得朱子起。看朱
子的心思。如何接得四子上。使我當日為之。便如何同於朱子。便
如何不同於朱子。然後透徹到頂。
一經學尚矣。文學秦漢而下。亦可以入聖賢。堯叟象乎。曰。奚為其不

可也。春秋之世。平仲伯玉。竄武子公孫。僞諸人。皆合於聖人之道。人如穆王。呂利平王。文侯之命。惠公。誓師。穆公。悔過。僖公。閱宮。泮水。俱於詩書。有嘉焉。茅持此手。服以進退。秦漢以下。君臣則理學。日新而文思日新矣。

一天下。惟聖人凡事都實落。便教人讀書也。讀得實落。比如詩書。位多。聖人刪定詩為三百篇。書為五十篇。聖人教人之文。止此而已。禮是教人行底。易是夫子到北方學。然三百篇詩。此政事言語底。經濟。總在裏面尋討。若既誦詩。又讀書。可見文用不窮。今人被兩句俗語。纏得一生。教若曰。要通今古事。須讀五車書。今日學

何吉

人要讀五車書。然則聖人存正。讀百車乎。三千七十之徒。不且讀數十車乎。聖人雅言之中。明。只有詩書兩種。却偏不信。偏要信俗人之言。何其愚之甚也。某有一句不入耳之言。曰。秀才一日三讀書。也不讀。座客大駭。某笑曰。公等勿疑也。人五歲讀書。到服官之年。讀得五十年書。一日三句。一年一千八十句。十年一萬八百句。通五十年計之。則已五萬四千句矣。若有秀才。一氣背得五萬四千句書。一字不錯。反覆玩味。神明變化。則以取青紫有餘矣。客曰。如公言。五萬四千句。該讀何書。曰。也不拘五萬四千句。四子書。經書。而外。諸子。廿一史。古文。詩文。擇其精要。只如詩書。句字。三五

倍足矣。客曰。楚王渡江。得萍實。聖人之博如此。詩書安得盡之。曰。中庸明說。雖聖人亦有所不知。馬。即便當年不知。萍實。難道損了聖人不成。客曰。天下往。有博學不第之人。何也。曰。離奇詭怪之言。牛鬼蛇神之字。便五車何用。此所以多聞闕疑。而慎言其餘也。故讀書。定當擇其精要。

一作文。莫妙于五上。迎月之樓上。踏雪之驢上。獨酌之几上。臨水之石上。燈更之枕上。思以聚而開。力以專而聚。古人海外文心。多于此。則得之。

先輩大家傳世者。各有一樣手筆。做到絕頂都妙。人却專意揣摩。

何吉

一家不知有一家之妙處。即有一家之病處。若專意揣摩妙處。未必到手。病處先已染了。難脫也。不如兼收而擇其最精者學之。如是可以相題。且如此。則以此法為之。適宜如彼。則以彼法為之。亦可以隨風氣。風氣利于此。則以此術應之。風氣利於彼。則以彼術應之。合之而人不知其所自來。則又以為我之一家矣。此都是絕頂妙處。所謂左宜右有。道莫誤認作詭遇也。若腐爛杞菊。以求合則。詭矣。

一歸震川先生讀書功課。其發為文章。有渾灑流轉之氣。譬之家私伯萬。其舉動運用。自然寬綽有餘。若懷挾款伯金。而欲效伯萬之

舉動。雖費盡周旋之力。未有不敗露者。遂料以來。人動欲規摹。其其也。況為南莽粗疎。求彈順流轉。而不待達。足以形其更重。而已于友王藻南。嘗為予言之甚確。客有從事震川者。余直告之曰。震川古文好。特文亦無甚妙處。

一。習舉子業者。其先當從事於博聞強識。十年之功。不可少。十年矣。博聞而強識矣。而其後。忘在於能悟。不能悟。則食鼓不化。而終其身。不能以博學強識之功。只如無有而已矣。能悟者。十年所待之。書不可沾。意一篇。不可沾。意一句。不可沾。意一字。或偶有所見。聞感之于耳。觸之于目。會之于心。雲影天光。悟到源頭活水。南山飛

鳥。格到真意。忘言。此即古人坐蒲團面壁之道。而子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貫通者。此也。試觀二氣五行之理。何如廣大。何如精微。而中庸以書飛。至理之大。操操之。起。亦可以知其旨趣之所在矣。

一。文人要心。境開朗。眼界空闊。自然有絕妙文字湧出。好辭好色。俱不碍。以其手。快。越不疲也。惟好幾人。則必不能有好文字。假使以愛。以合。以事。都錯在利。孔。以盡。其。越。強。明。通。亦只是活。則生。不與盡文章。苦楚。安得有筆。歌。墨。舞。天然。快。越。我。李。詩。云。東。島。高。飛。盡。不。雲。獨。去。閒。相。看。而。不。厭。只。有。我。亭。山。柳。詩。云。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後人又有詩云。一池荷葉。衣無盡。滿地松花食有餘。却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山居。無。論。公。子。處。士。心。境。眼。界。都。要。如。此。然。後。可。以。獨。往。獨。來。無。絲。毫。一。其。七。歲。能。文。三。十。五。歲。始。售。苦。心。二。十。八。年。小。有。資。性。每。晨。讀。文。成。誦。者。可。二。十。篇。然。雅。好。古。學。又。嗜。酒。以。工。夫。分。數。計。之。大。約。肆。志。于。古。者。什。之。五。寄。情。于。酒。者。什。之。三。其。分。于。時。文。者。什。之。二。而。已。然。已。聞。時。文。三。篇。有。奇。有。妙。寫。之。癖。凡。文。之。得。意。者。可。寫。一。百。次。不。休。其。能。保。在。此。其。沉。潛。得。力。亦。在。此。客。歲。初。夏。米。不。熟。於。是。之。金。陵。以。市。選。為。業。蓋。將。有。二。十。書。之。刻。一。五。經。說。文。二。廿。

一。史。記。三。傳。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周。書。隋。書。唐。書。五。十。四。書。印。証。六。春。秋。大。意。七。三。大。史。八。四。大。奇。書。九。飛。羅。真。言。十。詩。聞。十一。遠。譜。十二。排。選。十三。續。編。十四。盤。骨。拾。遺。十五。有志。十六。春。秋。集。十七。鏡。里。花。十八。錦。繡。集。十九。廬。江。三。秋。二十。悲。歡。十六。曲。坊。人。句。時。文。王。制。也。先。生。市。選。諸。書。文。始。不。得。已。應。其。請。非。予。志。也。客。歲。夏。至。金。陵。坊。客。傳。華。野。館。子。于。長。干。寺。之。北。廊。有。德。月。和。尚。進。茶。漿。甚。勤。一。夕。納。涼。贈。以。聯。六。絕。到。長。江。都。是。月。拈。來。細。雨。亦。成。花。書。此。以。志。予。選。之。得。意。愛。吾。廬。主。人。漫。書。

論初明

初明猶初月也三五而盈盛明也三五而闕中明晚明也中明晚明人不但樂觀之且熟誦之而於初明則漫然不加之意焉而不知過猶不及其不能如盛明之恰好而止則均也且人之玩月莫不及其盛而玩焉然亦有玩新月者而玩殘月者卒鮮蓋文人如是雖婦人孺子亦能解之則畫人而知其一則蘊蓄明之書

之弘而一則發露之盡也朱子註大學中庸視論孟更簡嚴寥寥數語無聲謝無色澤而萬世讀書者皆熟之然則初明之文作如是觀可矣

明文得初集目 洪武 建文 永樂 宣德 正統 景泰 天順

盧江孫維祺起山評點

男 光四無已校字



學庸

自天子以 一節 葛陵 君子之道 全章 陳啟辛

余夫天斯 一節 正元

兩論

兩論

管仲之器 全章 商 格 惟仁者能 惡人 岳正

吾之於人 一章 陳啟辛 周有八士 一節 呂 原

兩孟

昔者魯修 于思 丘 漆 詩野九一 三節 尹 直

大人者不 一節 盧 保

盧江孫維祺起山評點

另 光四無已校字



自天子以 一節

萬 陵

學重修身君子當務本也蓋修身學之本也天子至庶人無二學
 有二本哉且學莫要於務本而本莫切於修身由物格以及天下平
 大學之功序蓋此而皆責成於身蓋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大學
 之人也身皆大學之身也人焉問貴賤厥身惟均身無問賢愚俱修
 焉要天子自修其身而明德以新民庶人各修其身而明德以自新
 而天子以下視諸此庶人以上視諸此修身為本蓋是皆然蓋格致
 誠正皆緣此身而盡家國天下皆由此身而推上焉者修之而清明
 在躬百度式型下焉者修之而秉彝從好歸其有極誠務本也大學
 之道朝野上下一以貫之矣故誠大哉
 晚明之文之氣之大人未有不知者也而不知初明之氣之大更
 過于晚明蓋晚明之文以其橫溢之才與其豪放之思行其馳騁
 不羈之氣故其為氣也服習而致惡初明之文如朱子之莊審就
 題解題才一紙不橫安得漢思一塵不豪安得放肅然雍然

端人正士垂紳握節而立於清廟明堂然而其為氣也如群山萬
 壑之赴荆門如百川之東之而朝宗於海也故為晚明之氣易而
 為初明之氣難蓋養之至則氣大而度醇初明盛明皆是也第
 初明之文度生於氣盛明之文氣生於度則任天任人之別也中
 朋太於度用事而氣以傷晚明純以氣用事而度以亡矣黃子澄
 天下有道篇予嫌其似頌語體正學先生託寄命篇又太直率
 所以表揚正學先生者恐亦不必以制義之文也于敬覽中檢得
 是篇博大而昌沛喜曰是可以冠吾集矣

周之會

人本

十一

方

君子之道

全章

陳啟華

君子之道即貴隱可知也。夫大小道也。貴也。而所以然者隱矣。且夫道何可言也。乃世有以有言者有以無言者。皆無當于道者也。君子之道不帶形系。不墮渺茫。而介在貴隱之間。吾見立于無極。寓于有極。而又無極者。道也。藏于無物。顯于有物。有物而入無物者。道也。于夫婦而可與知。馬于夫婦而可與能。馬于聖人天地而有道。知有道能有道。藏馬于此。語大則物之外有道。語小則物之內有道。莫能破也。許等言矣。言焉。言飛躍于淵于天。言上下察也。君子觀道于言之內而得其道。端其在夫婦間乎。語道于言之外而得其極至其在天地間乎。欲求道于端而至者不止。是故難細入。我微即飛躍之不盡其擬議者。而莫破之真机足以微之。欲求道于至而端必有所始。故難廣及浩陽。即天淵之不足其形容者。而莫載之真机足以貫之。貴哉道于窮其原則焉。無不知也。夫婦不知也。聖人不知也。天地不知也。德而已矣。隱微不必言。是白沙先生理學本等。然已有机趣流動。漸開盛明。中明衣鉢矣。文章一道。前人為其難。後人漸為其易。理致之題。誰不愛矣。然後人之所容者。皆前人之所不屑容者也。而前人之所容者。又後人之所不能容者也。此題白文原有起結。相應。後人

為之。不過就題還題。似一明徹講章足矣。不能綿密盡致。深入無間也。看白沙先生句。上鈎出精義。不隨尋常打發處。

今夫天斯 一辭

中庸完天地生物之盛所以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也。夫天地之道一誠而已矣。生物之功。寧不各極其盛哉。中庸即之以明無息之功用。至此若曰。論聖人同全乎天道。觀天地則見乎聖人。何言乎今夫天以其一處而言。則昭之之多。天也。天其止于是乎。及其無窮。而日月星辰之懸。系于上。萬物之發。情于下。天之生物。一何其盛耶。今夫地以其一處而言。則極土之多。地也。地其止于是乎。及其廣厚。而華嶽阿海。容之不見其不足。萬物載之。惟見其有餘。地之生物。一何其盛耶。然天地間之磅礴。而不可窮者。莫如山若也。今夫山不過卷石之多。

明文持初集 解

正統戊辰會試

愛各虛選

平而足以盡大山哉。及其廣大。財草木生于斯。禽獸居于斯。寶藏興于斯。山之生物。之盛。孰非天地之生物之盛乎。語天地間之浩渺。而不可極者。莫如水若也。今夫水不返一勺之多。而足以盡大木哉。及其不測。則靈蠢蛟龍生于斯。魚鱉生于斯。寶財隨于斯。水之生物之盛。孰非天地之生物之盛乎。是則天地功用之盛。至于此。至誠無息之功用。所以配天地而無窮也。又何疑乎。文爾而意盡。全在開語上吐精神。落甘泉。四正化。又俱還得天地無窮。類位題神。俱極明淨之至。妙在不肯分針線出一字。同考已真。

公落卷而極載杜宗位。獨驚其文。連占首選。請開杜公。所以獨驚者何故。然則衡文固不易言也。

明文持

今夫天

聖人趙霸臣之器而兩開仲之者之說焉夫管仲以其居霸天下
 久矣若小之論獨自聖人發之宜或人之未喻也且夫子亦嘗大
 管仲之功矣今日若小者何哉蓋功之大者才有餘于自居之小者
 豈不足于王也然夫子未嘗盡言而或者顯于名實則欲故而解之
 謂儉則必固若小其似也仲之為人時無儉乎不知儉者總之其也
 帝王以節道示天下惟此耳三歸之慶家臣之冗會莫甚焉曾是而
 可為儉哉此夫子所以致斥也或者又謂若小而後于不儉或于
 讓矣仲之為人殆知禮乎不知禮者國之維也帝王以中道防天下
 月次初集 辭 論語
 推以月之對於仲之此皆其學是而可為知禮哉此夫子
 所以重斥也奪而犯禮其無修身正心之學可知斯言莊若為儉與
 知禮者辨而若之所以小亦自可見矣然則若大何如若于而已
 讀之奇氣縱橫兩腋生風有學有粗有才以復程墨十不能有其
 一父子于
 斥兩語不在多越步越賢不但無斥兩語即有之亦泥于其中而
 不暇與于子評以奇氣縱橫令人過此又以為乾竭者解矣尚
 曰縱橫乎哉

聖人論仁人好惡得其當也夫好惡人之情也而得好惡之當者非
 仁人吾誰與歸夫子意曰夫人在天下非可好即可惡者也吾人
 之所用情非好人即惡人者也顧直道不行于天下不流于愛憎則
 流于毀譽矣其誰能好人乎又誰能惡人乎惟天下之仁人為能不
 拘于好惡之迷亦惟天下之仁人為能用其好惡之情人果可好
 與吾仁相契者也仁者無心于好人而有心于好仁一時篤好之懷
 且將添嘉樂與而無所不用其至矣其能好人何如也人果可惡與
 吾仁相違者也仁者無心于惡人而有心于惡不仁一時嫉惡之
 且將添拒痛絕而無所不用其極矣其能惡人何如也天下有仁人
 而孰為當好孰為當惡既皆不待以道其鑒仁人有好惡則好足以
 勸惡足以懲亦皆不敢以用其私吾安得仁者與之論好人哉吾安
 得仁者與之論惡人哉嗚呼吾于仁者見好惡矣吾于夫子見仁者
 矣吾于春秋見夫子以善惡而為君子小人以君子小人而為進退
 用舍以進退用舍而為治亂存亡以治亂存亡而為鑒戒趨避其尚
 無輕于好惡哉謹好惡者于春秋學春秋者于仁
 小人翻雲覆雨固不足能好惡即漢末諸君子好惡何嘗不正未
 可輕以能字許之必如周公吐握孔子誅聞人便是能好能惡君

子小人奸惡俱有利害故慎言之宋家五
朱註何以確不可易只是明易二字然則明易之文同至文也
陽孫書似從蒙泉先生得衣鉢

論

論

論

昔者魯終 子思

五 孫

大賢仰古之留賢者而因以責時人之留已也夫留賢有道也孟子
之賢過于留柳中詳詳孫人之留不及于思謂之何哉且賢者之留于
人固非其君使之留之則其人為君留之人之留賢者于國非奉其
君命而留之則稱道其賢而留之如是而已矣吾不觀于柳公之留
于思乎于思之留以有人乎于思之側也又不觀于柳公之留于柳中
詳于柳中詳之留以有人乎柳公之側也今于之為長者慮果在
柳公之側而以留柳中詳者留之乎抑在于思之側而以留于思
者留之乎一長者志于思之志而乃以一介之士安為之役昔柳公之
所以留于思者當不若是于胡不以是為長者計也長者學于思之
學而乃以口舌之間浸為之止昔于思之所以為柳公留者當不如
是于胡不以是為長者謀也脫也長者之賢不如于思則于必不留
脫也長者之賢無愧于思則于不能留于試度長者之賢孰與于思
今日之留孰與柳公之人為于思留者則長者之能安其身與否可
知已不然足柳中詳不必有人于柳公之側柳公亦不必有人乎
于思之側也有是理哉
宋于思處忽然而下不必周旋道而而適情旋得此是先正獨擅
處務求伸

渡下處周旋得妙稅上處又不同旋得妙

孟子

吾之於人 全章

陳獻章

聖人之直道與民共由之者也。蓋無毀譽。古直道也。聖人與民共由之。而非非之極立矣。嘗謂天下有善惡。則君子有是非。公之則直。道行焉。私之則毀譽。然為毀譽。而直道始病。愈我也。以理而待天。下則無所干毀也。無所干譽也。而一任其是非之公。若以情而待天。下則其有所譽也。必有所試也。而不失其為用情之正。譽而有試。則其無譽可知也。譽且不敷。而其無毀又可知也。吾其以直道行之者。然。是直道也。吾行之而非始於吾也。考諸三代而不謬者也。三代行之而非止于三代也。微諸斯民而不泯者也。三代無毀而以直道行之。于昔斯民無毀而以直道行之。今三代無譽而以直道行之。于斯民無譽而以直道行之。于後。然則我雖不得生三代之世。而與直道而行者。相安于大道之公也。猶幸而得生于三代之後。而與直道而行者。共守夫古道之遺也。吾之于人也。其容毀譽為哉。先業只是直得好。其盤旋飛舞。在精神。不在句調也。以九我先生較之。固是矯詠。然當北面矣。凡功名之士。為文必堂。之理學之儒。為文必深遠。初明惟岳少保兼之。不得謂初明之文。皆祖枝夫。業之文。而無所為清針密線者也。夫理學莫遠于程朱。而其註疏之密。故乃如此。然則程朱之文。皆盛明以後之文耶。密微何以